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笏山記
第四十九回 劫法場紹緯設謀救父 戰鐵山司馬失算喪師

原來推善有個幼弟名讓能，年十四歲，與本鄉一個異姓的孩子凌祖興善，兩人俱氣凌北斗，勇冠南軍，又同庚同學十分相得。推善於無人處喚讓能說知劫法場之事，讓能堅欲同去，又說知祖興，祖興亦要同去。推善懼孩子性不定多，言泄其謀，躊躇未決。讓能知其意乃與祖興指天為誓，不泄一字。正商議間，忽報探消息的莊勇已回。推善喚入密詰之，鄉勇曰：「此事查得十分的確，那紹深復搜時，在書架裡檢出一本年曆作證據。紹王雖震怒，然獄猶未定。及聞呼家寶大義滅親之說，乃決意抄戮，以警其餘。丁勉之、尹百全苦諫皆不省。今定於二月初九日午時在外教場處決示眾。」推善傳經緯兄弟入府，告知其事，各哭了一回。紹緯拭淚曰：「若果在外教場便有機會了。」原來眉京只有內外兩教場。一在烏龍廟下，名內教場。其外教場，即在阜財門外，碣門之內。教場左，山坳缺處，是紹倫把守。這紹倫不中用的，倘越了這坳，即是鴉山。守鴉山的不過百餘軍士，亦紹倫統核。一哄便散，更不足慮。從鴉山後面抄到石柞岩，即玉帶侯韓騰所輯掠的地方了，豈不是一個機會麼。明日，心腹莊勇章詔亦訪得與前說合，遂決計往劫法場。原來紹緯生平，頗有膽略，善謀能決。紹經性遲緩，每事必倚仗之。是日緯問推善曰：「諸鄉勇中精細有膽勇可用者，共得幾人？」推善曰：「丁陽、丁觀、章詔，及某弟讓能，與他結義的兄弟凌祖興，年雖幼，俱不誤事。」緯曰：「兵可用者多少？」推善曰：「進退不違軍令者，可二千人。」緯曰：「得五百人足矣。」乃使祖興、讓能，扮作樵童，每人挑乾柴一擔，柴內盡藏硫磺。使章詔扮作買油的，一頭藏著火藥。是日，巳牌時候。三人先後挑在阜財門歇著。但聽一聲炮，有人吹著竹筒，便將那油傾在柴裡，點著桶裡的火藥，拿出兵器，殺到法場裡救人。見衣束白帶的，便是我們軍士的記號，勿誤亦勿緩。又令丁陽、丁觀，挑選軍士五十名，扮作挑夫。現今紹王大造巢玉閣，可各人挑長木，或一株兩株，或兩人一人，參錯不等，俱於巳牌前後，才碣門，便放下，在這裡歇力，有人詰問時，便言此木是大王築甚麼巢玉閣用的，因便看了殺人才進去的。若聽一聲炮，嗚嗚的竹筒聲，即將此木挑橫，塞在碣門路上，使碣門的營兵，不得竟進。各人急束白帶，拿出兵器，殺上紹倫營裡，斃倒那營，即在山峽裡相應逃走。各人各準備去了。又將紹經等兄弟四人陷上囚車，丁推善率精兵五百人押著，一路上揚言解往眉京獻功。剛入碣門，已交午時了。見攢攢簇簇的，鬧得人愈多了。問監斬官何人，人言京尹平章，及通政司丁勉之。囚車到這裡，經、緯等從囚車中大叫曰：「死是死了，只要見父親一面才死得瞑目的。」丁推善下馬上前，將此意稟請兩官。兩官未及回言，只見囚車已打開了，四人打開了眾人，上前抱著父親而哭。平章正指揮拿人，手起刀落，那平章已被推善斃翻。丁勉之棄了冠服，雜人叢中而走。

斷平章時炮聲已發，有人吹著竹筒，監斬的軍士早被五百白帶兵，斃得淨盡，烈燄城門火起，守碣門的營兵又被長木縱橫攔住了路，搬那木時，只見兩個小孩子短髮赤足，在木縫裡斃那搬木的。京營聞變，點齊軍馬救滅了火時，已是屍骸堆積，靜蕩蕩地無一個人。碣門裡的小孩子尚揮著雙大刀，舞著千角椎，惡狠狠在這裡殺人，椎人。刀椎未到，人先躲避。後面的大兵趕來擒那孩子，孩子已殺出碣門，不知何處去了。此時檢驗屍骸合兵民約有二千餘人。那平章有屍無首，偏禪死的二十餘人，附近民房大半燒燬。一人從一間燒殘的小屋躡將出來，正是丁勉之。雖然未死，已跌傷右臂。鐵山鄉長丁推善及紹坐茅父子，不知何處去了。潛光大怒，使左府將軍司馬恭調兵一萬務要踏平鐵山，生擒推善。僉事弗江、忽雷、奇子翼，及香得功咸隸麾下。忽雷謂得功曰：「將軍本草澤舊臣，鉅功累績，人所共欽。彼司馬恭一草茅新進耳，而位在將軍之上，聽其調度，某甚為將軍不平也。得功泣曰：「身處危疑之地恒懼不克自存。某忠某事，君恩之隆替，臣職之崇卑，有命存焉。」忽雷為歎息久之。是時，坐茅父子、推善兄弟等，已殺了紹倫度過鴉山，來見玉帶侯韓騰，備陳顛末。韓騰即日奏王，王大喜。召諸人入都朝見，慰藉良殷，即封丁推善總兵之職，紹玉、紹金、丁讓能、凌祖興為游擊，丁陽、丁觀、章詔、白英為千總。那白英本鐵山步兵，是役也，功最多，故進職與三鄉勇同。紹經、紹緯為行軍參謀，悉隸推善麾下，令鎮守鐵山。紹坐茅留紫霞都，封通政司之職。又使擒虎伯可香香，率兵三千，掠定上埗、小峒等十餘鄉，使悉隸唐埗，以逼十三紹鄉。以山維周為唐埗太守，令練兵選將，據險要以拒紹軍。時司馬恭軍至鐵山，與丁推善相持，互有勝敗。